

自焚谎言十二载 人心觉醒声援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 为了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 不断制造假新闻, 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 企图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其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 莫过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天安门自焚伪案 漏洞百出

如果把十二年前的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 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 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被医界专家质疑。

二、《焦点访谈》录影证实, 刘春玲没被火烧死, 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 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该起“突发事件”。

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 不作任何防护, 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 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五、“王进东”的衣服已被烧焦, 但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 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 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久, 毫无灭火的急迫。

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 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委托, 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 得出明确结论: 《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可靠途径查获: 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



图: 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不仅上述造假的凿痕太过明显, 《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死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 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

《伪火》影片获奖 真相广传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 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 从录影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 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 从各国参赛的六百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该奖项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 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伪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 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整个事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传播, 江氏集团曾下令对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

导致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影片《伪火》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法轮功学员慈悲坚定地讲真相, 使无数民众了解了“自焚真相”, 也认清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大批民众声援反迫害

法轮功学员十三年来不畏强权, 无惧暴力, 以真实对谎言、以和平对暴力、以善良对残酷, 锲而不舍地向世人讲真相, 揭露谎言, 唤醒人的善念良知, 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无数的世人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 开始加入反迫害的行列。

从二零一二年二月至今, 大规模民众联名上书反迫害事件频频发生。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三百多户村民联名按手印、加盖公章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 撼动中共中央政治局; 河北正定县七百多位民众集体自发联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 河北唐海县五百六十二位村民按手印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郑祥星; 黑龙江则有一万五千民众站出来支持为父鸣冤的秦荣倩(其父秦月明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当局关在监狱中酷刑折磨致死), 在她的《喊冤昭雪书》上签名并按上大红手印。迄今大陆已有一亿三千多万有识之士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大批中国民众面对中共暴政, 挺身选择正义的壮举, 是人心觉醒及全民反迫害的开始。◇

独特的新闻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在辽宁某镇有一村级公路，这段路呈九十度拐角，而且是上下岭，地势很不好。每年一到下雪的时候，车辆通行非常困难，很多小车爬不上岭只能绕道行驶。这里也出过车祸，长久以来无人管理。

附近有几位法轮功学员看到这种情况，大伙合计：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我们事事处处考虑别人，对所有的人都好。别人不管，我们应该来打扫。于是大伙每到下雪天不管天多冷，都来扫雪，有拿铁锹铲的，有扫的，有往路上撒炉灰渣防滑的。有时车碾的雪都压成冰了，他们就一点点用锹铲，虽然费力，但是大家都默默地配合，坚持把路上的雪清理干净。

刚开始头几年，人们都很好奇，争相打听谁在扫雪？法轮功学员一边扫雪一边向路人讲大法真相，刚开始有人不理解问“你们一天挣多钱？”时间一长知道的人多了，扫雪的是法轮功学员！

扫雪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场面：司机路过这段路时高兴地按喇叭，有的特意高喊：谢谢你们！很多司机真诚地竖起了大拇指。车上的乘客和路



人也议论纷纷：“谁说人家法轮功不好？不好怎么别人不来扫雪？”“你看信这个教、那个教的怎么没人来扫雪？”“人家法轮功年年扫雪都不走形式，真了不起，还是人家法轮功好啊！共产党员都哪去了？就知道贪污腐败！”车上的乘客有微笑的，摆手的，竖大拇指的，争相观望，一脸惊喜。

最让人感动的是，今年冬天有几位售票员准备联系常年走此路线的几十辆客车司机要给法轮功学员买年货。有位村干部要给他们写表扬

信。法轮功学员扫雪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新闻。

从二零零零年至今年，每逢下雪他们从不间断。这条路每天路过上千人，大伙一传十，十传百，一到下雪天这件事就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在人情冷漠的现实社会，在道德急剧下滑的今天，在金钱至上的年头，法轮功学员扫雪这件事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当地人只要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想起这件事，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

我曾在私人建材工程公司的一个商店卖货，就我一人，经理经常忙大工程，不在商店。当时进铝合金材料都是按斤来算，按个（根）卖，经理也不点库存，也点不过来。遇到一些小工程，经理还从商店拿材料，而且从不计数。总之，一般人感到我这工作动动心眼就有“活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元，可一根铝合金方管就能卖七、八十元，几个螺丝也好几块，而商店少几根管根本没人能察觉，更别说少一把螺丝、几个钢钉了。

我学了法轮大法后，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知道做好人是要用心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心正身正师父才要我这个徒弟的。不按师父的教导去做，光练动作，那不算是炼法轮功的。“真、善、忍”虽然只有三个

守着“活钱”不赚



字，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要百分百地做到，确实是很难的。我是大法修炼人，再难我也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因此我不但不拿不占商店一分钱的便宜，还要求自己连贪占便宜的想法都不能有。

公司有一个领工，有时拿公司的建材干私活，想给我点好处，少算点钱，我没答应。一次，他自家改装，

暗示我经理不在就别要钱了，反正材料没数。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要求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做一个好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那样做骗得了经理可骗不了自己的心，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啊！那样对你、对我都不是得便宜，而是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德啊。当时他不理解，怨恨我死心眼。可他从心里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他后来自己开铝合金商店，几次商量高薪请我去他家卖货。

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人，做更好的人，不知不觉中我的病全好了。我知道是我按照师父的高德大法做人、做事，顺应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师父帮我消去了病业，使我身心健康，道德高尚。◇

2012年张家口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

(接上期)

二、强行撬开家里的防盗门、抄家、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

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涿鹿县八名法轮功学员在赵家蓬大庙村附近讲大法真相，被人诬告，后被千树底派出所不法人员绑架到千树底派出所，并扣押汽车。当日下午，除一法轮功学员走脱外，另外七人被县“六一零”和武家沟派出所不法人员劫走。

三月七日，三名女法轮功学员在张家口帝达购物广场附近被胜利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绑架的三名法轮功学员未报姓名。

法轮功学员张凤玲，丈夫早逝，为了生活，在下花园区鹿鸣首座小区一人家当保姆。三月七日上午，来了两位以查户口为借口，进了张凤玲的房间，十分钟左右，又来了七、八个男的，将张凤玲强行绑架至下花园派出所迫害。

三月十四日十时许，法轮功学员王桂琴在蔚县暖泉讲真相时，被暖泉镇“六一零”恶人绑架。之后又抄了王桂琴母亲的家。下午三时恶人们又到县城抄了王桂琴的家，抄走了大法书等物品。

三月二十四日，高新区姚家庄镇西榆林村法轮功学员王秀梅给宣化区县大仓盖镇镇长讲真相时被该镇长诬告，双庙乡派出所恶警绑架了王秀梅，随后又进行非法抄家。

怀来县瑞云观乡法轮功学员王兴海，四十多岁，四月十五日上午去横岭修电视，被人恶告，遭大山口乡和东花园派出所绑架。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法轮功学员在发真相资料是被人构陷，被张家口胜利路派出所警察绑架。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赤城县法轮功学员季淑君、杨淑娥在后城镇讲真相，被人恶告，遭到当地派出所的绑架，并对杨淑娥家进行非法抄家，当天送到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二十六日一早又被非法送到张家口市拘留所关押迫害。

七月二十六日早八点左右，刚走

出家门的沽源县法轮功学员胡海莲被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国保大队长陈占友和警察李阳推入警车带到公安局。随后陈占友和李阳又开车到刘世英家，以“到公安局谈谈话一会儿就回来”的谎话，把刘世英骗到了公安局。把胡海莲、刘世英非法劫持到了张家口市。胡海莲因体检不合格当晚被送回，刘世英仍被非法关押迫害。

九月十日下午，桥西区法轮功学员秦月林在桥西区光中路被南营坊派出所恶警绑架。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张家口市阳原县高墙乡村干部六七人闯入高墙乡法轮功学员孙玉明家，逼迫写“不炼功保证书”，孙玉明不写，村干部就把他强行绑架到张家口洗脑班(戒毒所)迫害。同天下午还绑架了化稍营镇法轮功学员李改玲。

十月六日上午，蔚县法轮功学员袁金峰，沈美兰到南留庄镇讲真相，被恶警绑架抄家。同日晚八点多钟，李桂林，姓丁，被坏人举报，在家中被恶警绑架。

十月二十五日晚，张家口市桥东区法轮功学员杨占梅，女，四十多岁，被张家口市中共恶人绑架。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到晚上，赤城县法轮功学员刘富、刘俊先后被绑架到样田乡政府，二十七日上午，又被劫持到县公安局看守所非法拘留半个月迫害，到期后没让回家，又被拉回到乡政府继续关押迫害。

十月二十九日晚上，法轮功学员秦月林被桥西区新华街派出所恶警会同开锁公司的人强行撬开家里的防盗门，被绑架。这是秦月林今年的第二次被绑架。

十月二十九日，法轮功学员任麦莲，女，被张家口市南营房派出所、国保大队、国安等多名恶警绑架，并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玉宝墩)戒毒所。

十月三十日，郑晓红在北京的女儿怀孕，需要照顾，她在火车站乘车时，身份证件在机器上被刷出是法轮功（恶党人员给炼法轮功的学员做了

记录），身份证件被扣留，警察让她到社区办事处去领。此后，恶人突然去家中，法轮功学员郑晓红、陈德勇夫妇被恶警绑架。

十一月二日，法轮功学员何化钧被绑架。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蔚县法轮功学员魏文娥及小姑康桂琴被蔚县公安局伙同国保大队“六一零”恶警绑架并非法抄家，其中电脑、打印机、手机等物品抢劫一空，损失惨重。连没修炼的女儿、女婿也不放过，并胁迫强行抄家。

三、绑架、勒索

四月七日上午，怀安县柴沟堡的六名法轮功学员郝翠花、杨翠云、张月兰、岳爱素、岳爱琴、还有一名仁姓法轮功学员，她们在当地街上讲真相，被铁路警察分别绑架到驻柴沟堡站的铁路派出所，后被劫持到当地柴沟堡公安局非法关押，六名法轮功学员于当晚九点左右回家。在非法关押的过程中，当地公安局还对这些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抢走了三本大法书籍和一些真相资料、年画及挂历，其中有四名学员分别被勒索了一千元钱。

四月二十四日晚，河北怀安县怀安城镇两名法轮功学员席春花、杨桂芳外出贴真相标语，被当地怀安城镇政府人员莘某和赵某绑架，后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非法关押。第二天中午一点左右，法轮功学员席春花、杨桂芳回到各自的家。期间，这些人抢走了法轮功学员的十四本大法书，并分别被勒索了两千元钱。

五月五日十一点多，涿鹿县法轮功学员陈玉莲、张萍讲真相救人。被张家口上太府村村主任孙志明诬告，把两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张家口市派出所进行迫害。张家口乡书记葛某某等人，对两位法轮功学员审问、逼供，逼迫叫签邪党的所谓保证，还勒索每人三千元现金。



迫害中，支持法轮功的人们得福报

【明慧网】法轮功遭受迫害这么多年，很多人渐渐看懂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在干什么，不再为中共谣言所惑，以自己的良知善念默默支持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善行是出自本念的，善良人就会得到上天护佑和大法给予的福报。

我帮助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师父救了我

我是某市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在法轮功受迫害前，我曾听过大法师父的两个小时讲法。至今我时常想念当时的情景。

二零零二年，我正因得晚期直肠癌而到处求医。那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中共企图将她入罪。我觉得人应该有良知，特为她写了证词，证明她一天都在我家，并出庭为她作了无罪辩护，让那些人企图对她判刑十年的计划落空了。

我就做了这一件事，所患癌症就彻底消失了，从此我身体健康。我虽不是大法弟子，但我是大法的崇拜者，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我说了公道话，法轮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大的福报。我感恩不尽。谢谢大法师父！

姨父护大法 严重创伤得康复

没修炼的老姨父很支持老姨修



炼法轮功，特别是中共迫害大法后，老姨父不但不害怕，还经常为大法说公道话。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没去过的地方，他领着就去了，有时自己也拿真相资料发，还常把同事带到家里看真相光盘，也保护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

一次要过年了，恶警到他家骚扰，他义正词严地对恶警说：“法轮功怎么了，要都象法轮功这样，咱中国还好了呢。你们不让我过好年，我

也不让你们过好年！”恶警听了灰溜溜地走了。

去年，老姨父不慎头部摔成重伤，被送医抢救。医生说：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即使抢救过来也活不了几天。结果，手术半个月后，他竟奇迹般地苏醒了！医生很吃惊：头部伤得那么重还能活过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例子。现在老姨父已康复，大家都说，他是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得福报了。◇

历史告诉我

了什么，我如实回答了，想不到的是为此事竟开了批判会，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当时，我站在批判会上低着头涨红着热辣辣的脸，嗫嚅着如实说了一遍他同我说的话，那情景犹如我自己在挨批判。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临初中毕业离校前夕，我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兜一圈时，发现一个杂物间里堆着当年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锈渍斑

驳的一堆烂铁，旁边散乱着依稀可辨的“15年赶超英国”等横幅。“听党号召没错”？想起老师的训诫，又联想起我愧对的那个右派好人和终生卧床的残废同学，连串的问号始终困扰着我的少年时代。

90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节选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眼里的共产党与法轮功》）◇

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万吨钢呀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花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运到操场上自搭的土高炉去烧。我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锯了多可惜，放在这炉里能炼出钢铁么？老师把眼一瞪：“想偷懒是吧，听党号召没错”。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老师来问我他同我说